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滸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九

大學三

論或問

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覩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

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已復禮又是一段事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

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語為此先生因及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閒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

是聽得人說便喚作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知得這是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别討箇心来喚作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

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

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

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

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著如

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

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

養直是到這裏方喚作極是處方喚作至善處

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

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卓錄云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已分上亦甚脩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豪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

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

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閒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脩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葢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

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己已盡了更要

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脩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已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

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内或未盡化況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来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

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来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

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来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葢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强為哉

問南軒謂為巳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錬多後方信得過

問為巳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巳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作時文

此又為人之甚者以上語類十五條

或問云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啟其明之之端也某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葢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

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為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

故孝述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荅李孝述

問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願聞其指曰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荅李敬子

問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

此章一滾說去否曰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答李堯卿○以上文集三條

右聖經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

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

問或問常目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裡得之於己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裡才存得在這裡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裡顧諟是

常要看教先明燦爛照在目前以上語類五條

右傳一章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其於或問中所以特

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語類

右傳二章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寛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小或從才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如此等

處其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

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飭而益脩飭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以上語類四條

右傳三章

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葢真知穿窬之不善

也虎傷事亦然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説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顔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箇貫通處此一

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葢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葢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其甞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来他也不説格一件後便會

通也不説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脱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

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概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僞是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脱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説如何曰既是教類推

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竊謂致之為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别窮一事耶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誠猶慮其未能盡知况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

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葢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裡却轉昏了須著别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

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其仲思與

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裡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

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為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知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

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且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

歸著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樸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徐錄作堅確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

其本便是此意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大學葢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為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灑掃應對進退皆是少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是不欺不妄敬是無怠慢放蕩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

此理又深又說令人所作所為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為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

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裡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裡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禀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禀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裡緣本来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禀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是難說喚作難又不得喚作易又不得喚作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作難又才知覺這箇理又便在這裡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

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裡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兩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

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藉以為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為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過這箇上面自有

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

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

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裡来譬如喫果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裡頭别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裡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

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裡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裡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内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方是儒者之學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

不隔越另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葢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

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閒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他亦如何使他無得意只是如此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溫公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呂與叔窮理只是尋箇是處上蔡天下之物不可

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龜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轉歸已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峰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

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不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概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

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裡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為人淳故他不聽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為案經為斷他亦以為伊川無此言且

以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其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别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

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

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纎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裡却恁說次第他把来作兩截看了

五峰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裡来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廹葢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裡内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

事物之内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裡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寛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裡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内外寛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

做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内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麽都不能奪得他又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纔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峰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

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以前事而今却須恁地

問胡氏說何謂太廹曰說得来局蹙不恁地寛舒如將繩索絣在這裡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寛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功曲折處都不曽說便是局蹙了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已或卽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葢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鬬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
說来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
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憾然程子既沒諸
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
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
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
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
来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

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葢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

問延平謂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卓錄但云伊川說得較快這說

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劈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自是見得快活甚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李先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别窮一事說若此事未窮遂為此事所

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

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

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

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以上語類四十四條

問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

嘗疑前面反覆論難專以程說為主葢不可以復加

矣至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

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

之意曰他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答陳安卿

示諭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五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自合當為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作九分九釐九豪要為

善只那一豪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於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以上語類二條

問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

不愧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謹獨者大不同曰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荅陳安卿○文集

右傳六章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

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語類

右傳七章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

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已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已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已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

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已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葢自家身上元著不得箇恕字只恕已兩字便不是了問令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著不得若說道偶然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葢自家有忙底時節以上語類二條

右傳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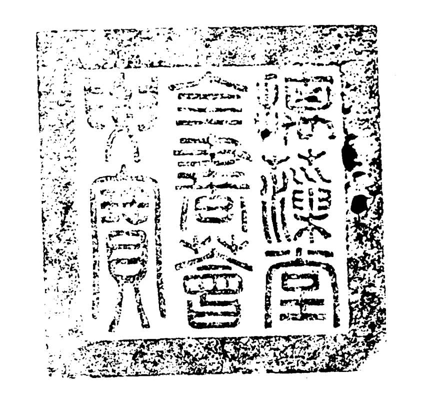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来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

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

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作七箇人看便自分曉語類

右傳十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七十八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論語一

總論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不説心只説實事孟子説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説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説此是要理會甚麽物待學者自

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榦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

訓詁論語須是翫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翫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删者多矣聖賢言語

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停停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

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

或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案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他案然已是經

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礲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以上語類十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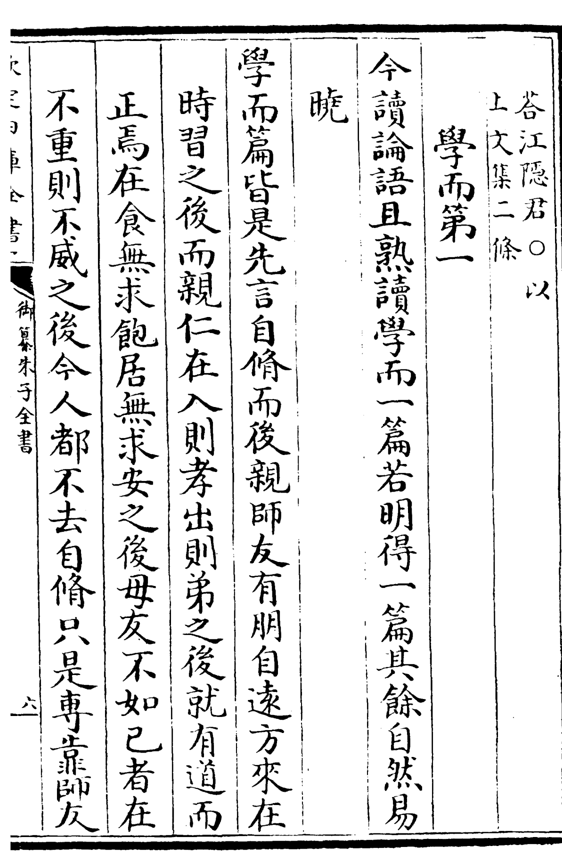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某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某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

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説殽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葢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詞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説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

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某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

者不易焉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没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令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踐履得皆是性分内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原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



谷江隱君○以上文集二條

學而第一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

說話以上語類二條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别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盖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盖伊川先

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顔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答張敬夫○文集

學而時習之章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柰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

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兼備兩說其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邉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以上語類五條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

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盖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

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工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

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

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
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
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
不樂又曰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
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
則久久自有此理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
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時舉云說在己樂有與衆共

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愠自可以次而進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煆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已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已知則

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盖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髙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

此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

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

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

果能不愠否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

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

問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

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幹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些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幹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疎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

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如何曰也未說到命處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以上語類九條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

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絶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汎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故集註著箇大凡也

問君子務本註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汎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見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

問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

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著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

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仁

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

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

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

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以上語類十一條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

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
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
意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
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為人指出故讀之者
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
也又云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
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
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為不偽也但孝弟乃

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只當從伊川說記謝上蔡論語疑義○文集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不是别更有仁

問鮮矣仁先生云絶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

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以上語類二條

容貌辭氣之閒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閒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

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顔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也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内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

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巧言令色說

巧言令色敬夫云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荅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

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爾與張敬夫論癸己論語說

○以上文集二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蜚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豪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

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己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

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殻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作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外義便錯了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註脚今又要討盡已註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

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

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

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

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
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盖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
有便道有無便道無
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内外也只是一物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
則專就發己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
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

箇甚麽

至之問集註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

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以上語類十四條

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

葢通上下之言耳荅何叔京○文集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之説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説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鄭氏讀甸為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六十四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

來字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答廖子晦○文集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盖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盖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事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

然敬又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耶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最要緊處

子升問集註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以上語類四條

弟子入則孝章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别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蓋人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

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

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以上語類六條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

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為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答石子重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為飾而已也答都昌縣學諸生

問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獘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實

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為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偽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曰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答吴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顔色有偽為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事君能致其身集註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巳之私計也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

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以上語類五條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令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

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

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

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顔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

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

問集註謂友以輔仁不如己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己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毋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

則勝己者亦自可見

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絶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令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問無友不如己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

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以上語類八條

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

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答呂子約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盖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髙矣記謝上蔡

論語疑義○以上文集二條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説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

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以上語類三條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荅汪長孺别紙○文集

夫子至於是邦章

問温是恁地温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

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為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伯遊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牢相地位也是憑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

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伊川以為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為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荅林德久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

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温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偽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

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為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翫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曰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答董叔重○以上文集二條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作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概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怱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

在此限耳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僴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說

得之以上語類五條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來諭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為則可矣何改之有某謂不為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為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荅何叔京

問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為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

未順焉雖欲為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為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為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為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已之意乃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令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

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曰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某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為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

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幷思之如何

荅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荅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

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吕與叔説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强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黄有開因舉先生舊説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

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别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如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

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氲磅礴氣象也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須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

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賔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令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他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

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寛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問集註云云上一節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為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節體驗覺得未通如鄉

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閒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强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以上語類九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

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

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顔讎由之主蓋當時羇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

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纒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荅豈不為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

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以上語類七條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答廖子晦○文集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

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

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以上語類四條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

曾先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盖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盖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

孔子意作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作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

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謟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以上語類五條

無謟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謟無驕隨事知戒

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為說也

答虞士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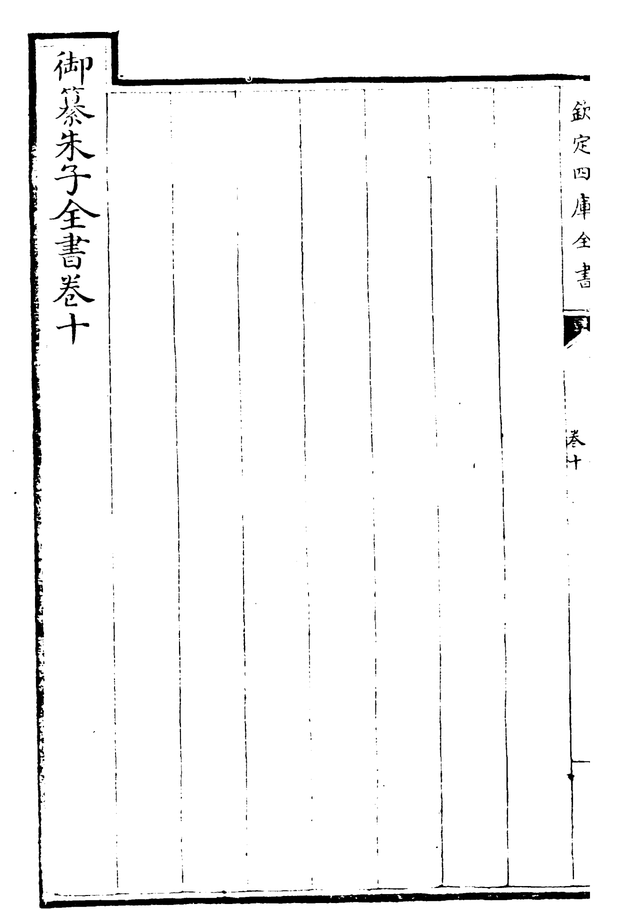
○文集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

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不患人之不已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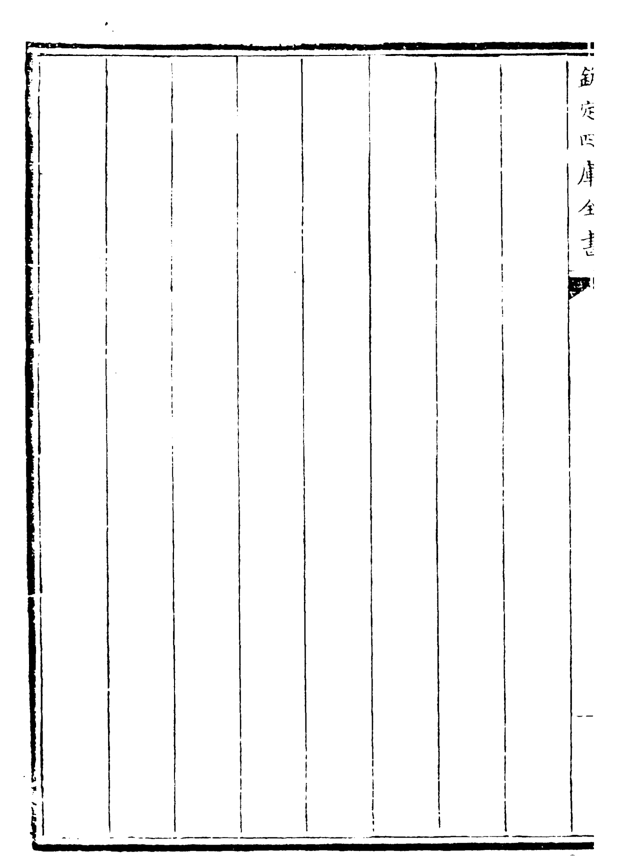
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别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以上語類二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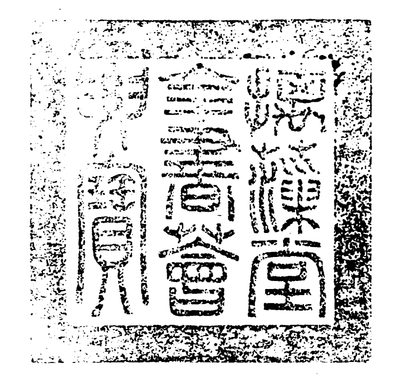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謹案第十三頁後二行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刊

本事訛於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